

卷之四

風塵集

鳳凰臺記事

馬生龍 著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猶 及 編（及其他一種）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 皇 島 市 資 料 印 刷 廠 印 刷

一 九 八 五 年 北 京 新 一 版

開 本：七 八 七 乘 一 〇 九 二 毫 米 三 十 二 分 之 一

統 一 書 號：一 七 〇 一 八 · 一 五 一

鳳凰臺記事

此據稗乘本影印
初編各叢書僅有
此本

鳳凰臺記事

俱洪武中事

三湘馬生龍著

六朝舊城近覆舟山去秦淮五里至楊吳時改築
跨秦淮南北周廻二十五里 本朝益拓而東
盡鍾山之麓周廻九十六里立門十三南曰正
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
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阜
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後
塞鍾阜儀鳳二門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廻一
百八十里別爲十六門曰麒麟僊鶴姚坊高橋

滄波雙橋夾岡上方鳳臺大馴象大安德小安
德江東佛寧上元觀音

皇城在京城內之東當鍾山之陽以乘王氣又舊
內城在京城中心元爲南臺地 本朝旣取建康
首宮于此

築京城用石灰秫粥錮其外 上時出閱視監掌
者以丈尺分治 上任意指一處擊視皆純白
色或稍雜泥壤卽築築者于垣中斯金湯之固
也又于城外起土城以爲不測屯守之計宮中
陰溝直通土城之外高丈二濶八尺足行一人

一馬以備臨禍潛出可謂深思遠慮矣

洪武初以造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檣纜悉出于民爲費甚重乃營三園于鍾山之陽植檣漆桐樹各千萬株以備用而省民供焉

高皇嘗御筆題于鍾山玉柱而以金龍護之傍有天藻亭士夫遊觀先于亭下稽首楊維禎詩云鍾山突兀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擁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嶽低華祝聲中人仰止萬年帝業與天齊

洪武初于江東門外稍南五里開河通大江江中
舟船盡泊此以避風雨名上新河又開下新河
官司馬快船所泊處

高皇微行大中橋傍聞一人言繁刑者語近不遜
上怒遂幸徐武寧第武寧已出夫人出迎

上問王安在夫人對以何事在何所夫人欲命
召止之乃曰嫂知吾怒乎夫人謝不知因大懼
恐爲王也扣首請其故 上曰吾爲人欺侮又
請之 上怒甚不言久之命左右往召某兵官
帥兵三千持兵來 上默坐以待之夫人益懼

以爲決屠其家也又不敢呼王少頃兵至上
令二兵官守大中淮清二橋使兵自東而西誅
之當時頓滅數千家上坐以伺返命乃興
洪武中造徐中山坊表初成江陰侯吳良兄弟薄
暮過之問左右曰何以稱大功坊對曰此魏國
公第也良乘醉擊壞之有司以聞明日二吳入
朝上怒問何以壞吾坊良對曰臣等與徐達
同功今獨達賜第表里且稱大功陛下安乎
上嘯曰毋急性未幾令有司卽所封地建宅二
區賜之今在江陰良居前稱前府貞居後稱後

府甚弘麗也

高皇微行至三山街一媼門有一木榻假坐移時
問媼何許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
如媼曰方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
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
又問其姓而去翌日語朝臣曰張士誠于蘇人
初無深仁厚德昨見一老婦深感其恩蓋蘇民
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婦也迨洪武二
十四年取富戶實京師多用蘇人蓋亦始此
玄武湖屢溢築堤以防之名太平堤在太平門外

又佛寧門外開穩船湖以通江水爲泊舟避風之所

建來賓重譯二樓于聚寶門外待四夷朝貢者舊有魚脊弓緝鱗盤皆中土所少者本淳泥國王物王永樂中來朝卒于京師因遺二物于館後遷都取去王墓在石子岡

太祖初渡江御舟頻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于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脩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餘役或云卽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今南京兵部門無署榜 太祖一夕追人偵諸司
皆有衛宿者獨兵部無之乃取其榜去俄有一
吏來追奪不能得偵者 上召部官問誰當直
對戢方某官某吏卒又問奪榜吏爲誰乃職方
吏某也遂誅官與卒卽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
榜以迄于今其後 太宗遷都命諸司各以官
一員扈從兵曹素耻此吏並列因遣行後部亦
恒虛此席

太祖駕幸鍾山僊洞詹同文應 制詩云大駕春
晴臨寶地鍾山老翠擁金僊瑤花如雨三千界

紫氣成龍五百年風送香煙浮袞服池涵樹影
拂青天詞臣侍從何多幸安得詩才似湧泉
石城關邊有清江樓石城樓三山門外有集賢樓
皆洪武間建以聚四方賓客

閱江樓在獅子山上 本朝宋濂奉勅撰記有云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
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朝定鼎于茲始
足以當之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
而來長江如虹實蟠遶其下因地雄勝詔建樓
于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名爲閱江一覽之樓

萬象森列豈非天下之偉觀與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不油然而興耶初監生歷事諸司皆旦往夜歸號舍往返十餘里太祖一日命察諸司官吏等獨戶部歷事監生不至逮問對曰苦道遠行不前爾上始知之因給歷事監生驢錢令賃驢而行

高皇后足最大上嘗戲之曰焉有婦人足大如此而貴爲皇后乎后答曰若無此足安能鎮定得天下

元宵都城張燈 太祖微行至聚寶門外見民間
張一燈燈上繪一大足婦人懷一西瓜而坐
上意其有淮西婦人大足之訕乃勦除一家九
族三百餘口隣里俱發充軍

寶誌葬處在鍾山獨龍之阜 太祖建大內宮殿
于鍾山將遷之卜之不報乃曰假地之半遷瘞
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塚金棺銀
槨因函其骨移瘞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屠于函
上覆以無梁輒殿所費巨萬仍賜莊田三百六
十所日食其一以爲永業御製文樹碑記績霽

震震其碑再樹再擊 上曰誌不欲爲吾績耳
乃寢不樹誌本釋氏齊武帝迎入華林園屢有
靈顯宋元加號道林真覺普濟禪師

太祖時整容匠杜某專事 上梳櫛修甲一日

上見其以手足甲用好紙裹而懷之 上問將
何處去杜對聖體之遺豈敢狼籍將歸謹藏之
上曰汝何詐耶前後吾指甲安在杜對見藏奉
于家 上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
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比奏 上大喜
謂其誠謹知禮卽命爲太常卿後卒葬于宋西

寧晨瑩側至今猶有表題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太祖進膳有髮召問光祿官對曰非髮也龍鬚耳
因卽埒鬚得一二莖遂叱去不復問

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隣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卽
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
回夫曰見天寒思爾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
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卽取佩刀殺婦
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
卽出隣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証伏獄成將棄
市校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